

父亲和沈从文

■ 王端阳

最近在整理父亲遗物的时候,无意中发现了封沈从文先生1974年给我父亲的信。信是用蝇头小楷写在一叠中式信笺上的,足足有十页之多。沈先生在信中详细谈了他的身体情况和写作计划,最后提到他住房的实际困难,这已经影响到他的写作,希望父亲向历史博物馆的领导反映一下。这使我回忆起陪同父亲两次拜访沈从文先生的情况。

我父亲叫王林,是作家,生前曾任天津文联副主席和作协副主席。记得是1975年夏天,我从部队探亲回京,一天傍晚,父亲突然对我说:“走,我带你去看我的一个老师。”

路上父亲跟我讲,他的这位老师叫沈从文,三四十代是很有名的作家,解放初期受到批判,不再写作,后来从事丝绸研究,成为丝绸方面的权威,是一个非常有学问的人。他还喜欢种植月季,他种的月季花开得很特别大。可悲的是我当时还没听说过沈从文,那时他的书还是“禁书”,一般人是不看,在文学史上也没有见到过他的名字。我仅仅把他看成父亲的老师而已。

我们来到一个老式的宅院。进门,父亲告诉我,要叫沈伯伯。那时候串门从不打电话,也没有电话。来之前父亲也说了,万一不在,就算打个弯儿,不过他一般都会在家。果然,不仅沈伯伯在,沈伯母也在。沈伯伯见到父亲突然来访很高兴,向父亲谈到他正在编写的有关丝绸方面的书,还拿出许多资料、照片给父亲看。其中有很多是文化大革命中才出土的,沈伯伯在谈到这些时显得特别兴奋。他们谈了很长时间,后来沈伯伯谈到房子,说从干校回来后,原来的三间房,只剩下这间最小的。后来虽然在小羊宜宾胡同给补了一间,离得挺远,很不方便,他都是在那边吃完午饭,然后提着晚饭和第二天的早饭到这边来。这边的房子是他的工作室,本来就窄小的房间,到处都堆满了书和资料,甚至连床上都有,因而显得更加拥挤。我记得因为地方小,摆不下那么多椅子,我一直是坐在床上的。

沈伯伯送我们出来,经过院子时,父亲突然想起什么,问沈伯伯今年月季开得怎样?沈伯伯回答说,这里背阴,见不到阳光,不适合种月季,现在改种玉簪了,说着朝墙角一指。这时我才借着月光看见沿着墙角种了一溜儿玉簪,一朵朵白花正在开着。

这次拜访之后,我很快就回昆明了。

二

转眼八年过去,这期间,沈从文像“出土文物”似的被“挖掘”出来,他的作品立即风靡了全国,大街小巷人人都在说《边城》。我也读了他的小说和散文,他在我心里的形象立即高大起来,并为有幸接触过这位文学大师而感到自豪。回到北京后,我跟父亲说,希望能有机会再会一见沈老(此时我们都习惯地称他为沈老了)。父亲表示,沈老搬了家,

工作很忙,每天找他的人很多,一般他都谢绝,已经不好随便打扰他了。这些我自然理解,也就没再提此事。

1983年3月24日,父亲突然对我说,下午他要和一个老战友去看望沈老,我可以跟着一起去,并嘱咐我带上照相机。父亲的这位老战友是李麦叔叔,退休前是天津市委宣传部副部长,也是沈老的学生,但已有五十多年没见了。临行前父亲突然感慨地说,见一次少一次了。我当时并没介意,没想到这真的成了他们最后一次见面。

此时沈老已经搬到前三门的楼群,住在五层。我们下午两点左右来到楼前,正赶上电梯休息,两位七十多岁的老人只好一层一层往上爬。父亲身体不错,还没事,李麦叔叔可有点惨了,他身体不好,拄着个拐棍,每爬一层都要喘半天。好不容易爬到五层,来到沈老的门前,我正要敲门,发现门上贴着一张医生的字条:脑溢血,谢绝!我一下子犹豫了。父亲说,没关系,是打电话约好的。我这才敲了门。沈老早已在等我们了,听说我们是爬上来的,他一再表示歉意,说在电话里忘了告诉我们开电梯的时间。接着沈老让我们看了他的三居室,最大的一间是有16平方米,因摆满了书,空间显得很狭小,这间倒是向阳,但正对着前门外大街,噪音非常大,在我们谈话间,街上车水马龙,不绝于耳。沈老说,房子还是不够,而且太吵,睡不好。这时沈伯母插话说,万里委员长亲自批了给复外24楼(所谓部长楼),不知为什么没给,让暂居此处,人已经八十多岁了,还能暂居多久呢?说得我们都哭笑不得。这时我发现沈老的脸上也挂着一抹无奈的笑。

比起八年前,沈老的头发白多了,但精神很好。父亲问他现在还能写作吗?他说不行了,连校阅都是老伴的事,另外还配了两个助手。父亲劝他吃麦片粥,说麦片粥对老年人怎么都好,有多少维生素。沈伯母插话说,他不喜欢吃,只爱吃北京的炒面,还要加棒子面。沈老说,在吃东西上他是低水平,说笑了起来,天真得像个孩子。接着又谈到沈老的书法,父亲问他为什么都是用高丽纸,不用宣纸?沈老说他只能用高丽纸写,用好的宣纸反而写不好。这时沈伯母说,他现在经常写错,有时会丢下许多字,或把人名写错。沈老主动表示要送给父亲和李麦叔叔一幅字,可他对已写好的几幅都不满意,答应以后写好再送。当谈到妻子风要拍电影《边城》时,沈老非常直率地表示拍不好。他说去年四月回湘西一趟,老家全变了,他们很多知识都没有,怎么能拍好呢?他们的谈话想到哪说到哪,非常随意,轻松。

在他们谈话时,我抓拍了几张照片。沈老问起我的情况,我说在云南待了十年,去过西双版纳、瑞丽、丽江、中甸、独龙江等少数民族地区。在我谈的时候,沈老非常有兴趣地听着。最后我说,我特别喜欢他的那篇《云南看云》,我觉得至今没有一篇描写云南的云的文章超过这篇。沈老说他在云

南待了八年,可惜没离开过滇池边。我一听,没加思索地说,那太遗憾了,云南最美的地方也是那些“边城”。说完之后我觉得有点儿唐突,没想到沈老听了微笑着点了点头。

临别的时候,沈老拿出他的新版散文集,签名后送给我父亲和李麦叔叔。这时沈老的两个助手来了,其中一位女士带来一把杨树的花。杨树花不好看,像一串串倒挂着的褐色的毛毛虫,北京恐怕很少有人喜欢它。沈老见了却很高兴,插在花瓶里,摆在显眼的地方,再一次令人感受到他的情趣。

真让父亲不幸言中了,第二年他就去世了。四年之后,也就是1988年,沈老也去世了。

三

2008年初,解放军出版社决定重新出版我父亲的长篇小说《幽僻的陈庄》,这是我父亲于1935年发表的长篇小说。关于这部小说我知道的很少,只查到鲁迅先生在1935年4月22日的日记中曾记载:午得王骏所寄赠《幽僻的陈庄》一本(王骏为我父亲曾用名)。

前文所提的沈从文和我父亲的师生关系,我也只知道三十年代初我父亲在青岛大学外文系读书时,沈从文是中文系的教授,具体是怎样的师生关系也不清楚。此时我突然在我的博客上看到一条留言,是四川大学中文系教师陈思广发来的,他正在为写一本《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编年史》(1922年~1949年)收集资料,他从沈从文为《幽僻的陈庄》写的《题记》知道了这本小说,但没有看到它。这个《题记》我过去不知道,我父亲也没提到过,我马上叫他用电邮发了过来。

这个《题记》是1935年2月写的,文章一开头就写道:“二十一年(1932年)我在某某大学教小说写作,起始约有25个人很热心上课听讲,到后来,越来越少,一年以后便只剩下5个人了。5个人中还有两个是旁听的。”在谈了他的教学经历和写作方法后,沈从文接着说:“在那里两年我并不失望,因为5个同学中有个旁听者,他所学的虽是英文,却居然大胆用我所说及的态度和方法,写了许多很好的短篇小说。他是北方人,所写的也多是北方乡下的故事。作品文字很粗率,组织又并不如何完美,然篇章中莫不具有一种泥土气息,一种中国大陆的厚重林野气息。”这个旁听生就是我父亲。

后来,我父亲的处女作及其他短篇小说也相继在沈从文主编的刊物上发表,并得到他的指点。直到长篇小说《边城》,他亲自写了《题记》,称:“看完了这个作品,我很感动。他那种气概就使人感动。……一个为都市趣味与幽默小品文弄成神经衰弱的人,是应当用这个乡下人写成的作品,壮补一下那个软弱灵魂的。”

从这篇文章中我理解了他们师生关系的内涵。

(王端阳为原铁道兵文工团创作员)



神秘的天外来客

■ 吴志义

我喜爱贾平凹的散文,大体是从读那篇《丑石》开始的。《丑石》发表于1981年,应该是他刚出道不久。他后来出版的各种散文选本,都少不了这篇《丑石》,而且总放在最前面的位置。

“我常常遗憾我家门口的那块丑石呢:它黑黝黝地卧在那里,牛似的模样;谁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留在这里的,谁也不去理会它。只是麦收时节,门前摊了麦子,奶奶总是说:这块丑石,多碍地面啊,多时把它搬走吧。”贾平凹的《丑石》故事,讲得轻松而有趣。接下来,他又说这块丑石既不能垒墙,做台阶,也不能做成石磨,甚至连孩子们也讨厌它。然而,终有一日,村子来了一个天文学家,以后又来了好些人,“说这是一块陨石,从天上落下二三百年了,是一件了不起的东西。不久便来了车,小心翼翼地把它运走了。”

我欣赏贾平凹散文的拙美与闲适,但他《丑石》中说的门前的这块石头,是否真的就是一块陨石,我却是半信半疑的。

陨石,是宇宙空间的流星降落到地球上的石头。这些流星,在运行中,不幸脱离了原来的运行轨道,或是一个整体,或分解成许多碎块,散落到地球上。流星降落时,以极快的速度冲进大气层,表面温度可达到3000摄氏度,因此大部分还没有到达地球表面,就在大气层中烧掉了,只有小部分能够降落到地面。陨石雨,也是一种陨石现象。因为有的陨石个头足够大,在降落中受到强烈的高温、高压的气流冲击,便在半空中发生爆裂。爆裂的碎片,就像“下雨”一般降落到地球表面。

1976年3月8日下午3时,发生在我国吉林省吉林市附近的那场陨石雨,许多人至今记忆犹新。来自目击者的报道这样描绘道:随着吉林市附近上空一声巨响,天空中出现三个耀眼的大火球,每个火球的周围,都有一圈蓝色的光环,后面拖着一束长长的光带。这些火球,由东北向西南方向飞行,光环逐步变淡,有的在飞行中解体。此时,只觉得一阵呼呼啦啦的声音铺天盖地而来,大大小小的石头就雨点般地降落在地面上。其中一个最大的火球落地时,发出震耳欲聋的响声,并掀起高达50余米的蘑菇状烟云。随后发现,在火球降落的地方,被砸成一个直径2米多、深近5米的大坑。我想象这陨石坑的样子,大概同我们修桥时挖的基坑差不多呢。从天而降的这块陨石重1170公斤,远远超过美国所藏1078公斤的陨石,位居世界单块陨石之首。在其周围,又收集到大小不等的陨石1000余块。

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发现陨石的地区之一。早在石器时代就发现了这一天文现象。古时候称陨石为陨星、陨铁、落星石等。《史记·天官书》称:“星坠至地,陨星也。”说明当时已对陨石现象有了初步的认识。近些年来,我国十分重视陨石的采集和收藏,并分门别类地进行考察研究。陨石,因其内部所含物质成分不同,又分为石陨石、铁陨石等类别。石陨石,约占陨石总数的96%,主要有橄榄石等硅酸盐类矿物组成,上述吉林陨石雨的陨石,就属于石陨石;铁陨石,价值高于石陨石,约占陨石总数的3%,主要成分有铁和镍及其他矿物。1917年载人文献,1965年收藏于乌鲁木齐新疆展览馆的一块重30吨的陨石,属于铁陨石,内含8种矿物质,其中6种是地球上未发现的宇宙矿物。其他陨石,又有石-铁陨石、玻璃陨石等,数量更少些。

终年冰雪覆盖的地球南极是陨石的宝库。那里气候寒冷,人迹罕至,为保存陨石的原始物理生态,创造了得天独厚的低温、无菌、无污染、无风化的基本条件。各国进行宇宙空间的科学考察,无一不把目光投向那片银色的世界。不同肤色的科考人员不远万里,耗资巨款一次又一次地进发南极,其中一个重要任务,就是争取多捡几块“石头”。他们知道,获取同样的资料,到达南极比登攀其他星球容易得多。

陨石,是人类认识太阳系地球之外各星体的实物标本,是揭开宇宙奥秘的钥匙。获得一块来自其他星球的陨石,就好比抓了那个星球的一个“舌头”,破解陨石身上携带的信息密码,不仅能了解那个星球的演变过程,还可以了解那个星球上是否有生命的存在。我国科考队已二十余次深入南极大陆,在南极采集的陨石数量,已达万枚之巨,仅次于美国和日本。据了解,现在美国人手中,有两块从南极采集的火星陨石,从中已经发现有6种非生物来源的氨基酸,氨基酸是构成蛋白质的基本单位,有蛋白质就可能存在生命的存在。世界上一些科学家认为,火星是宇宙中最有可能有生命存在的星球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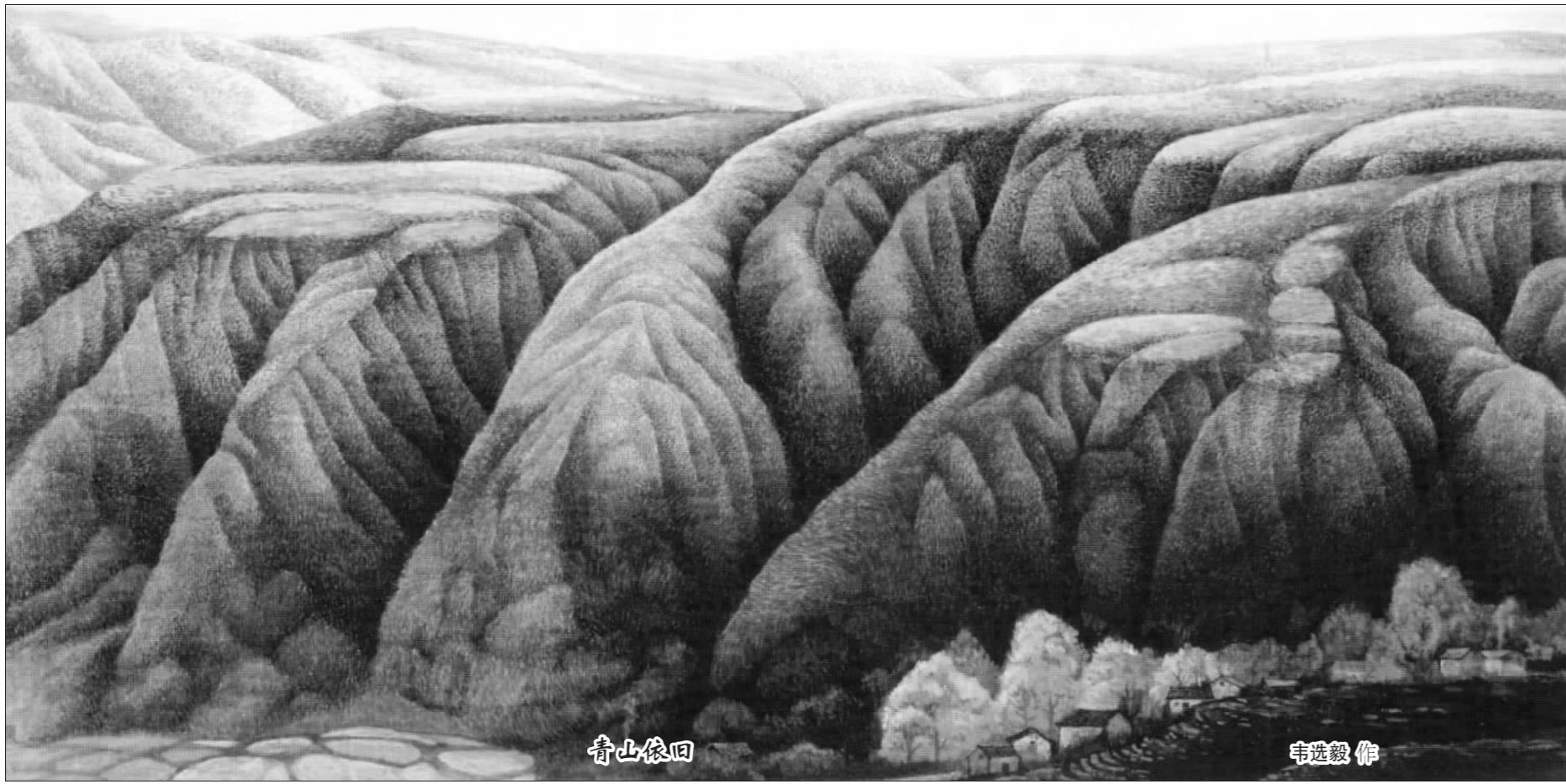
作为奇石爱好者,我是做梦都想拥有一块来自南极的陨石呢。火星陨石,我不敢要,也不敢想。我知道全世界已发现火星陨石20块,全部由世界相关组织注册编号。两次赴南极参加科学考察的测绘专家张胜凯,是我一位中学同学的孩子,过去有过交往,一直亲切地称我叔叔。我写这篇短文的时候,这位年轻人仍在遥远的南极辛勤地工作着。通过我的同学,我表达了想得到南极陨石的想法,哪怕是“捡漏”的那种普通陨石。他的父母向我解释说,小凯虽是科考队中8人“猎队”成员,但主要执行测绘任务,同时协助他人采集陨石标本,经他之手,曾捡到过多块大小不等的陨石,并受到表扬和奖励。并说2006年南极科考,中国队有幸采集到一块不足10克的火星轻量级陨石,估计是一个大块陨石身上掉下的碎片,本次科考的目的之一,就是想找到它的“陨石妈妈”。对于南极科考人员,上级有严格的纪律和规定,一切科考成果都属于国家,个人无权占有。何况,有的陨石可能含有放射性物质,怕对人体有伤害,更不能个人携带。这话说得何句在理,我这当叔叔的,只能无奈地理解了。还好,他们在电脑上上传了几张南极陨石的原始照片,我选取其中一张,用在了本文标题上。

又说到贾平凹《丑石》文中的那块陨石。我一半相信它是真的,除了对贾翁和文中天文家的尊重之外,还因为它的是品色是黑黝黝的,“那石上有一个不大不小的坑凹儿,雨天就盛满了水。”这或许正是陨石降落时留下的坑凹,暗合了鉴别陨石的重要特征。然而,我又有些疑惑,这么大的石头从天而降,速度之快,力量之大,本应留下一个陨石坑才是,怎么却是裸露在地面上呢?再说,这块石头落到地面仅二三百年的历史,当地的史料应该会有记载的,如有记载,就不至于流落乡间无人过问。

2009年3月



走近丑石文化(十二)



青山依旧

韦选毅 作

剪报拾趣

■ 陈祥俊

最近,将2000年以来订阅的《中国剪报》梳理剪裁后,卖给收破烂的瘦老头,换点票子,买点醉意。虽有“摊书如对佳人,卖书如卖儿女”的惶惑,也只好作罢了。

极速浏览下,走马观花中,大小文章如翻过眼,唯有小文三则,过目不忘,颇值玩味,录下共赏。拟名曰“人生四子”:

人生“四子”

孝子、孺子、汉子、才子,这是中国传统的做人的基本准则。

“孝”,儒学文化之精义,“孝悌”就是要敬父母重友情。以前如此,以后更应发扬光大。试想,父母不孝,何以孝前辈?前辈不孝,何以孝人民?人民不孝,何以孝国家?国家不孝,何以孝?一个连国家都不爱的人,还有什么值得他爱呢?“孝”当是我们做人的前提。

做人还需要有“孺”性。“俯首甘为孺子牛”说的就是这个道理。凡大事小事,皆应矢志真诚,贯彻始终。成功也好,失败也罢,尽其力,竭其能,持之以恒。“一屋不扫,何以扫天下”,做“孺子”就是能忍受默默耕耘奉其力献其身,就是能“用有限的生命,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”。

“汉子”则是一种人格尊严、国家民族尊严

的表现,失了这份尊严便不能算是一个完整的人。歹徒作恶,你视而不见,明哲保身,这是对己人格的不尊;反华势力以种种借口鼓吹“中国威胁论”,对中国评头论足,粗暴干涉中国内政,你还能听而不闻,心如止水,这是对国家民族的不尊。身为汉子,就应嫉恶如仇、刚直不阿,就应惩恶扬善、伸张正义。

国家要发展,社会要进步,还需要做一个“才子”。“才”就是知识、能力。无才何以报国?无才何以民族自强?知识能助我们明辨是非、辨别真伪;知识能让科技进步、国富民强。我们已经感喟西方科学技术的先进,如果我们再不用科学来武装自己迎头赶上,那我们的民族何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。

人生“五计”

南宋时有位名叫朱仲友的人,曾把人生的渐进过程划分为5个阶段,并对每个阶段都进行了自我设计,简称为“人生五计”(即生计、身计、家计、老计、死计),大意是:10岁为重,谓生计;20岁为夫,谓身计;30岁至40岁,择利而行,谓家计;50岁之年,谓老计;60岁以往,谓死计(见《容斋随笔》)。他的这个设计,拿现代人的寿命看,未免有些不尽合理,但是他所设计的每

个阶段的人生目标和内涵,还是可供今人参考的。例如,朱先生与别人谈他的“人生五计”之说,当谈到“老计”,对方就沉默不语;谈到“死计”,对方嘲讽地大笑。朱先生只有叹息:“难道人人都恶老而讳死吗?”恶老讳死原也是人之常情,无奈的是自然规律不可抗拒,“神龟虽寿,犹有竟时”。朱先生“死计”中所言的“内观一心,要使丝毫不嫌”,说的是个大境界,一个人要想做到死得没有丝毫羞愧和悔恨,给人画上一个完满的句号,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,更不是到了老年时代能够弥补的,就是想弥补,恐怕也来不及了。因此,一个人的一生,要想有个完满的结局,就要从第一个本命年开始,这也许就是朱先生设计“人生五计”的初衷。

人生“六个坎”

人从出生到成熟到衰老到死亡,就那么几十个春秋,也就那么几个坎,眨眼的工夫就过去了。

20岁之前谈梦。人自母体分离出来,初涉世事至少要十四五岁,而初涉世事并不意味着成熟,很多想法都很浪漫,有些近似童话。所以,这个季节常做梦,梦见自己会飞,梦见自己成为心目中的偶像。

20岁以后谈理想。20岁是迈入成人行列的第一道门坎,以前的彩色梦幻渐渐淡化,在现实面前,开始走向成熟,也开始有了人生的目标。但20岁的抱负却又气吞山河,有些不切实际。所以,我们说人到20岁已经长大了,但绝对不意味着已经成熟。

上了30岁谈责任。在这个阶段,世界会把

很多的重担压在你的肩上,你无可逃避也别无选择地背着这些重压往前走。人生由此便多了一种沉甸甸的东西——责任。因之人生的内涵也丰富起来。这个时候,一切言谈行为都变得那么实在。

40岁谈事业。迈过30岁的沟坎,人已如日中天了,此刻有志者已经事业有成,即使是平凡之辈,积蓄也开始殷实。人的生理心理也已熟透,万事都有主张,一切责任也因为时光流淌而减轻了。也许父母已经过世,儿女也快自立。这个时候,人通常会像爬上一道高坡一样,长长地舒口气。然而回头看看时,才发现前些年为自己活得太少。于是,发展自己便成了这个阶段的主旋律。

50岁开始谈经验。古人道“五十而知天命”,此刻对于人来说应该是尘埃落定的时候了。优胜者已经胜出,淘汰者已经出局。那么,优胜者便领受尊敬的风光,淘汰者也只好独尝出局的悲哀。无论优劣,都会明白成败的原因。而大局已定已难更改,优胜与淘汰的总结成了宝贵的经验,化作了后人的财富。

60岁以后谈往昔。衰老是人类不可抗拒的自然法则。人老了就力不从心了,即使想大展宏图也难于展翅了。此刻的成功者可以享受他宏自己创造的成果,失败者也只好独饮他自酿的苦酒了。夕阳苦短,来日无多,不再思想前景的辉煌,但回首昔日的风光或坎坷,多少能激活生命的潜力,保持旺盛的活力。

一辈子就这样走过来了,不管辉煌还是平凡,都得一个坎一个坎地迈过,当然,怎样迈,迈得成功与否,听听60岁以后的诉说就知分晓。

作者单位:电气化局集团三公司